

# 大青山风骨

■ 田 彬



## ★ 山河赋

阴山山脉横亘千里,于其中段,即内蒙古高原与河套平原的交界处,大青山巍然屹立。

清代冯一鹏《塞外杂识》有言:“至归化城,望大青山下,高冢巍峨,翠屏环列,细草茸茸,轻烟缈缈。”

昭君出塞的车舆碾过历史的烟尘。这座横跨乌兰察布、呼和浩特、包头3市,东西长240余公里的大山,还见证了抗日的烽火。在这里,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,每一道山梁都镌刻着岁月的传奇。

## 必争

《清史稿》言:“山西边界之归化、绥远、包头镇,控扼草地,毗连大青山,南抵杀虎口,西逾缠金,东接得胜口,与蒙古、回部接壤。”

曾国荃在光绪六年《密陈扼要设防疏》中说:“商贾贩运出口,必须取道包头镇……其在归化、绥远(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)两城之西北三百余里,背负大青山,最为险要。”

山,尤其是扼守交通要道的山,自古便离不开“兵家必争”这4个字。

“从整个大西北来看,绥远则居于晋冀察陕甘新蒙数省中心而为其交通之枢纽……大青山与乌拉山同为阴山山脉之一部。北面有汽道由固阳经百灵庙、大庙通察哈尔与张库汽道相衔接,南有平绥铁路由包头经归绥、大同、张家口,直达北平……往来异常灵便。”这是全民族抗战时期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(以下简称动委会)于1939年7月对大青山地理交通形势的评价。

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27年就提出了“欲征服中国,必先征服满蒙”的论调,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,更是对阴山山脉虎视眈眈。卢沟桥事变后,日伪军发起对内蒙古西部的攻击,先后攻占百灵庙、归绥(今呼和浩特市)、包头等地。日本帝国主义一边扶持伪蒙政权,一边挑拨破坏蒙汉关系,妄图瓦解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变内蒙古为侵略我中华、西北的跳板。

为浇灭日军野心,1938年5月14日,毛泽东同志致电朱德、彭德怀和贺龙等:“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……”

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,对于坚持绥远抗战,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,掩护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侧翼安全,具有重要意义。

## 挺进

1938年6月,八路军第120师第358

旅第715团和师骑兵营一个连及动委会的游击第4支队组成大青山支队,第358旅政委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,姚喆任参谋长,彭德怀任政治部主任。同年7月,大青山支队在晋西北五寨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誓师大会。这支队伍肩负着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使命,踏上了充满艰难险阻的征程。

游击第4支队,这支特别的队伍是由山西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抗日游击队。1937年,经周恩来批准,“成成中学师生抗日义勇队”成立,随后又改编为“师生抗日游击队”。这些年轻的学子,本应在宁静的校园中求学。国难当头,他们毅然放下手中的书本,拿起武器,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。

1938年8月,大青山支队从杀虎口越过长城,进入绥远凉城县境内。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前行,时而穿越茂密的森林,时而蹚过湍急的河流。一路上,他们多次遭遇日伪军的袭击,但战士们毫不畏惧,凭借灵活的战术和英勇的战斗,一次次成功突围。

在挺进大青山的过程中,蜈蚣坝伏击战是一次关键战斗。蜈蚣坝地势险要,是大青山的重要隘口,日伪军在这里重兵把守,企图阻止大青山支队的前进。1938年9月上旬,姚喆带领队伍在蜈蚣坝设伏。官兵潜伏在草丛中,等待着敌人的到来。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,姚喆一声令下,官兵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。一时间,枪声、喊杀声回荡在山谷中。经过激烈战斗,击毁日军汽车10余辆,消灭日军少佐以下80余人。蜈蚣坝伏击战的胜利,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气,也为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腹地打开了通道。

1938年10月,大青山支队主力冲破日伪军的重重阻拦,跨过平绥铁路,成功进入大青山腹地甘沟子、大滩、八墩地区,与中共地方组织领导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胜利会合。

## 浴血

大青山支队进入大青山地区后,迅速展开了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。他们积极发动群众,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,组织地方游击队,建立抗日民主政权。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极大恐慌。日伪军多次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,妄图将这支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中。

1938年11月上旬和12月中旬,日伪军分别对绥中、绥西地区发动大规模围攻。大青山支队在蒙汉两族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,采取坚壁清野、组织游击小组广泛出击和内线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灵活战术,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

战斗中,大青山支队面临着重重困难。武器装备简陋,弹药匮乏,战士们常常只能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枪炮。粮食短缺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,战

士们常常忍饥挨饿。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,捍卫着大青山抗日根据地。

1938年12月,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“巩固华北,发展华中”的战略部署,大青山支队的第715团主力奉命开赴冀中,只留下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,积极发动群众,扩充队伍,很快将部队发展成为3个营的革命力量。

1940年2月,大青山支队改称大青山骑兵支队,姚喆任司令员。骑兵支队的组建,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。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纵横驰骋,如同一把把利刃,狠狠刺向日伪军的要害。他们时而突袭敌人的据点,时而伏击敌人的运输队,让日伪军防不胜防。在一次战斗中,骑兵支队得知日伪军的一支运输队将经过一条山谷,他们迅速制订了伏击计划。官兵埋伏在山谷两侧。当运输队进入山谷后,骑兵支队如狂风般冲向敌人,瞬间打乱了敌人的阵脚。经过激烈的战斗,官兵成功缴获了大量物资,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

在成成中学师生抗日义勇队中,有山西汾阳冀村的阎焕景、阎焕耀、阎焕春三兄弟。他们的父亲阎志原曾当过小学教师。在国家危亡之际,三兄弟毅然投身抗日洪流。成成中学师生抗日义勇队成立时,共有400余人,在抗战中,共有200多位成成中学师生为国捐躯,血沃大青山,其中就包括阎氏三兄弟。

除了阎氏三兄弟,还有很多英雄在大青山的战场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。贾力更是一名知识青年,后毅然投身革命。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,他来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,深入蒙古族群众中,宣传抗日思想,组织群众参与抗日活动,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1941年,贾力更在护送一批青年赴延安学习的途中,遭遇日伪军袭击。在与敌人战斗中,贾力更不幸中弹牺牲,年仅34岁。

彭德怀,是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政治部主任。1940年3月,在绥西指挥反顽斗争中,彭德怀率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激战,不幸被子弹击中,壮烈牺牲。官兵高喊着“为彭主任报仇”的口号,继续浴血奋战。

## 斗争

大青山地区是蒙古族聚居区,在这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,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,促进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,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大青山地区的党组织、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,严禁侵犯蒙古族群众的利益。

许多蒙古族青年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,纷纷加入抗日队伍中。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风俗习惯,为抗日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。在一

次战斗中,蒙古族战士巴特尔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,带领部队成功避开了敌人的包围圈,并从侧翼对敌人发动了突然袭击,取得了战斗胜利。

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,让蒙汉各族人民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。他们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,携手共进,共同抵御外敌入侵。这种民族团结的力量,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坚不可摧的基石,也为全国的抗日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。

## 曙光

从1941年春到1943年夏,日寇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更为疯狂的大规模“扫荡”。面对敌人的残酷进攻,姚喆领导大青山军民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艰苦卓绝的战斗。

大青山军民在森林中与敌人周旋,在草原上与敌人战斗,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。尽管根据地面积一度缩小,绥中区也曾丧失,但八路军官兵始终没有放弃,他们在绥西、绥南一带坚持游击战争,等待着反击的时机。

1944年8月,大青山根据地军民迎来了反击的曙光。他们紧密配合晋西北八路军的秋季攻势,主动出击,扩大了解放区。到1944年底,大青山根据地基本恢复。1945年6月,国民党顽军妄图进攻大青山地区。在八路军官兵的英勇反击下,8月中旬,顽军被成功逐回河套。

1945年8月,日本宣布投降。大青山一片欢腾,蒙汉各族人民载歌载舞,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

八路军随即发起大反攻,扫清了平绥沿线敌军据点。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历史使命虽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,但它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意义,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。

如今,大青山依然巍峨耸立,见证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精神,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,激励着后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,勇往直前,奋斗不息。

上图:冬日的大青山。叶长春摄



作者小记

田彬,1950年出生,内蒙古武川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作家、诗人,原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狼烟血光》《青山风骨》等。

本版学术支持:褚银  
版式设计:贾国梁

## ★ 红色足迹

流淌在贵州高原的赤水河,如一条飘带绕过习水县土城镇。土城镇的丹霞地貌尤为丰富,山河如染,大地流彩。1935年1月29日凌晨,中央红军从猿猴场、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,更让这条河流、这片土地,红得透彻深刻、气壮山河。

土城镇地处川黔渝三角核心腹地,因航运而兴起,自古就是“皇木(楠木)出山,川盐入黔”的重要码头,是黔北入川进滇的“快速通道”。

赤水汤汤,土城巍巍。遵义会议后,为实施渡江北上抗日计划,中央红军决定挥师北进,从习水县西南部的土城入川。1935年1月24日,红1军团经东皇殿进至土城、三元场一线。26日,朱德与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到达土城,并一起察看地形,决定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追近之敌。

青杠坡距土城3公里,地形呈葫芦状,营棚顶、寨棚坳、石高嘴、尖山子等山头布列在3面,中革军委决定在此伏击追兵。28日凌晨,土城战斗打响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到青杠坡附近的大坝上指挥。情报有误,敌军参战部队不断增援。中革军委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,果断作出“西渡赤水”的行动部署。29日凌晨,红军撤出青杠坡,从猿猴场、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,甩开敌军跳出包围圈,进入川滇境界。

为纪念牺牲的红军烈士,1980年,在当年战场的位置上,建起了一座烈士陵园。陵园由青杠坡战斗遗址、青杠坡战斗烈士纪念碑、烈士墓、缅怀广场、铁血忠魂浮雕等构成。2002年,张震将军题写“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”碑名。

那天,我手捧白菊拾级而上,默立在纪念碑前鞠躬再鞠躬。石碑挺拔,青山无语,我不禁想到90多年前的那场激战。1935年1月28日,时任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政委杨勇,率部激战青杠坡。一颗子弹从他的右腮射入,打掉了6颗牙齿。杨勇不能张口说话,坚持写下作战命令,最终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时任红3军团第4师政委的黄克诚,抱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作战。29日凌晨,朱德见前线吃紧,毅然走出临时指挥点,手提驳壳枪来到阵地,亲自指挥,掩护部队过河……

青杠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战。青杠坡一战,打,就有变被动为主动的可能;不打,只会陷入绝对被动。“撤”是暂避锋芒,保存实力;“走”是寻求新战机,为了更好地打。部队在关键时刻化被动为主动,变得更加机动灵活了。毛泽东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总结时说:“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,甩掉包袱,行动更自由了,更能打运动战、游击战了。”

# 土城红

■ 胡启浦

一条老街,一段历史。如今,土城老街完好保存着旧时的模样。街面青石满铺,光滑温润,两边是高墙青瓦的民居。石桥流水,榕树依依,老街如一位守静抱朴的老人。赤水河就在不远处,淙淙流水如一曲古老歌谣,一直陪伴着老街。清晨时分,河面上飘来一阵薄雾,把青瓦覆盖的木房和石板街润得湿湿的,老街在若隐若现间多了些许神韵。青杠坡战斗期间,中共中央政治局、中革军委就住在这条街上。老街尽头有一条斜斜的小街,当年30名女红军就住在这里。木屋的门楣上挂有小木牌,写着她们的名字。

夜晚时分,灯光亮起,迷离的光影让土城老街变得古朴斑驳。在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住过的地方,我久久伫立,心潮涌动。9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,周恩来手执火把,指挥工兵部队在赤水河浑溪口搭建浮桥。群众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,拿上毛竹、绳索奔向赤水河边。夜色中,几位老农轮流背着受伤的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营长张震,从青杠坡赶来,将他送过河去追赶大部队。为了救护伤员,康克清机智地甩掉了敌人,趁着夜色独自一人朝着赤水河跑去。凌晨,陈云安顿好伤员后,为了让部队尽快渡河,指挥中央纵队忍痛把印刷机、X光机等丢进河中。今天,土城人还是习惯把第一渡渡口叫做“红军渡”“长征渡”“胜利渡”,用朴实的语言铭记那段历史。

土城红,红土城。土城镇先后建起了四渡赤水纪念馆、土城一渡渡口纪念馆、中国女红军纪念馆。每一处都是一部厚重的红色巨著,写满了光芒四射的红色故事。红军长征驻兵土城,血战青杠坡,一渡赤水河,留下了太多可歌可泣的红色印迹。它们让这片被赤水河滋养的土地、被丹霞地貌覆盖的山川,红得更加悲壮慷慨、更加荡气回肠。

下图:土城古城。胡志刚摄

